

# 父亲所牵挂的“正月”

□ 马海霞

我 爸会剃头，算半个剃头匠。小时候常见我爸下了班，从抽屉里翻腾出手动推子，用报纸包好，夹在腋下，临出门撂下一句话，给村里某某剃头去了。

我爸1958年上小学四年级，那时学校经常劳动，不是抗旱就是灭荒，老师见我爸机灵，让我爸学剃头。班里有三位男生一起学剃头，就我爸出徒了。以至于后来，我爸提起这档子事儿有些后悔，学了这门手艺，一年到头，除了正月清闲些，其余日子总有人喊去剃头。

村里有个理发店，理发师傅是两位中年妇女，一瘦一胖。村民想理发了，先去生产队里买理发票，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。理一次发花五分钱，但找我爸理发，一分钱不用花，而且还义务上门服务。

小时候我最害怕夜里敲门声，因为半夜来人，一定是家里有老人身体不好了，喊我爸去“临终”剃头。平日，只有本家和亲朋近邻找我爸去剃头，普通乡亲都去理发店理发，但这种“临终”剃头，理发店那两位理发师说不敢剃，全推给我爸。夜里胡同里的狗一叫，我爸便立马穿衣服起床，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。有时也有

警惕过度的时候，狗叫了半天并无人来敲门，我爸便脱衣再睡。

我妈笑我爸，夜里都是“急诊”，他比村医还忙。

正月不剃头这个习俗让我爸的腊月格外忙，我爸有点恼火，大年初二，姑姑家的表弟来我家，我爸总要给他剃头，“正月剃头死舅舅”这说法，我爸不信，他以身作则剃给他人看，我叔站在一旁嘿嘿笑，说他也不怕我爸正月给外甥剃头。

我爸的正月相对清闲，因为除了我那两表弟，没人找我爸剃头。我爸总算清闲下来，下了班便躺在床上看电视，或看书。有一年，我妈提议我们一家人去省城大姨家住几天，好好逛逛省城。可我们到了省城，在大姨家吃过午饭，我爸又着急往回赶，说他担心村里王二爷，年前王二爷重病在床，去给他理发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不愿理，说年后暖和了再理。春节那天，王二爷的儿子还对我爸提起，王二爷恐怕熬不过正月。

我妈说，离了我爸，王二爷照样有人给理发，可我爸不听，还是独自回家了。我妈叹息，说正月里推子闲了，

我爸却“不闲”。

我爸五十五岁那年，还在村办企业烧锅炉，我妈妈让我爸开个理发店，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，就我爸几十年积累的顾客那么多，开店保证赚钱。

我爸翻白眼儿，怼道，我那手艺开店咋行？

我妈提起这事儿便吐槽我爸，说我不愿操心，说到底骨子里还是瞧不起服务行业。我爸不吭声，依旧烧他的锅炉，一直干到六十岁得病。

我爸病后，行动不便，去不了理发店理发，我妈买了个插电的推子，让我爸推光头。我妈说我没我爸悟性高，推光头还推不干净，我爸年少时，平头、分头、背头，都推得不错。真是瞎了一门好手艺，若开店肯定顾客不少。

我爸说，不开店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开店咋好意思收钱。

原来，我爸半辈子义务给他人剃头成惯性了，祖师爷赏了他这门手艺，他却没利用手艺得利。我爸说，得利了，我和村医一样受人敬重。

## 父亲的农具

□ 寇俊杰

小 时候，我家前院有一个专门放农具的简易瓦棚，里面的农具很多，但都被父亲整理得有条不紊。虽说它们没有一样值钱的，但对于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说，这里放的全是他的宝贝。

农具是父亲生命的一部分。别人都说父亲是种庄稼的好手，但父亲却说：“不是我庄稼种得好，是这些种地用的家伙使起来顺手。”这一点我相信，我们家的农具种类齐全，别人家缺少啥农具，总会第一个到我们家借。这也不仅仅是到我们家借准不会空跑一趟，而且我们家的农具个个被父亲收拾得锋利顺滑。可以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过年那几天，父亲天天和这些农具打交道。父亲还很注意农具不用时的保养。比如每年麦子割完后，父亲总要找一些厚实的牛皮纸，在上面均匀地抹上一层黄油，再把镰刀的刀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，挂到墙上，保持通风干燥。每次从地里回来，父亲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片瓦片，把沾在农具上的泥土细心地刮掉，不让他沾一点儿泥巴，直到刮干净放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才洗手吃饭，再累再饿也不例外。

农具是父亲身体的一部分。手拿的锨锄延伸了父亲的手臂，是父亲胳膊的一部分；肩背的篓、手拉的车增加了父亲身体的重量，是父亲腿脚的一部

分；父亲发明的“A”形撑竿，更是父亲灵魂的一部分。一件很普通的农具，总能让父亲使用得出神入化。锄地时锄仿佛长了眼睛，草倒了，紧挨着它的禾苗却毫发无损；打药时每次都是地打完了，药也正好用得一滴不剩。除了使用农具，不识字的父亲竟然还会发明农具。我们这里原来收完小麦以后才种玉米，但往往为忙于小麦的脱粒、扬场、晾晒等，要等好些天人们才能腾出手来种玉米，因为隔了这么多天，地里的墒晒没了，玉米也会晚出来好些天。后来，人们说套播吧！可是在麦垄里种谈何容易？麦芒扎手不说，麦子那么密，根本下不去锄呀！最后，还是父亲想了个办法。他找来两根长竹竿，前面用铁丝捆紧，再用布包住，离此约四十公分处用一个短木棒把两根竹竿撑开，像一个巨大的“A”。用时把竹竿顺麦垄插到地里，长长的竹竿就把麦垄撑大，人就有足够的空间播玉米了。这个撑竿经父亲一用，迅速在十里八乡传开，父亲一时成了我们那儿的名人。

后来，父亲感到身体不适，那时正是秋天，父亲坚持着把各种农具收拾好，才去医院检查，谁知一查竟是癌。三个月的治疗没能留住他，父亲最后还是走了……

## 为禁放拍手叫好

□ 施光华

过 了大半辈子春节，觉得今年春节过得特别放松，尤其舒心。原因就是合肥全面禁放烟花爆竹。耳朵根子清静了，空气新鲜了，出行的大人小孩安全了，就连清洁工也面带笑容，心里乐开了花……

这上千年的传统习俗就这样一夜间被破除了？真令人不敢相信，却又是事实。

若放在往年，那可了不得啊，进入腊月至正月十五几十天内，白天和夜晚，礼花和爆竹断断续续放个不停。尤其是除夕至年初一，那礼花爆竹就响个不停。在你耳边冷不丁“噼”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令人胆颤心惊！在这个万众欢腾的节日里，大地和天空陷入火光和烟尘弥漫之中，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细想想，燃放烟花爆竹，除了带来短暂美丽的视觉听觉外，还能带来什么呢？更多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，甚至是伤残和生命的代价。

燃放烟花爆竹，有可能给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。这方面，我有切身体会：十几年前，我老家有位老人去世，在行过大礼献上礼金后，我就和其他亲戚坐在一边闲聊，忽见大门口空地上燃起一堆火，并有几个人围着火堆转悠，这是啥意思呢？不明白。可转面一想，这种场景无外乎向逝去的亲人表达孝心吧。心这么想，腿也就不知不觉地向前迈动了。加入转悠队伍后，走啊走啊，不知是谁放了一长串爆竹，紧接着就有冲天炮“噼”不断射向天空。就在这响声大作、烟尘弥漫之际，突然有颗绿豆粒大小的异物钻进我的眉梢，像针刺般疼痛。在场人多，我就忍了。回家后对着镜子用手怎么也抠不出来，过了两个多月后才痊愈。我暗自庆幸没有大碍，但细想却是非常后怕。

其实，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灾难的事并不少见。30年前，我们单位有位黄师傅，住在厂生活区平房内。他有个业余职业：加工爆竹。每年冬天，是黄师傅制作爆竹的黄金时期，他常常身着一件黑色棉大衣，两只宽大的口袋里经常装满各种爆竹，将自行车停放在路边后，就径直走向近郊一处干枯荷叶塘埂上，点燃香烟后，就一直“砰”“啪”试放刚做好的各种爆竹产品。1989年冬天的一天，生活区居民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黄师傅家整个房顶飞上了天，屋内火光一片，黄师傅当场被活活炸死在屋内，现状令人惨不忍睹！人们在庆幸未“殃及池鱼”外，对黄师傅深表惋惜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都是爆竹和金钱惹的祸啊。”利用业余时间，发挥特长，挣钱无可非议，但挣钱的途径有许多种，黄师傅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高危行业，为此付出了50多岁的生命，代价实在太大了。

我和许多市民一样，非常拥护合肥市为保护环境、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出台的禁放政策，并为此拍手叫好。

## 五香茶叶蛋

□ 潘诗勤

春 节去姐姐家做客，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。让女儿赞不绝口的当属五香茶叶蛋了，那沁人心脾的香味，闻着都有食欲。

女儿一口气吃了三个，大呼过瘾，还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好吃的五香蛋。看着平时不怎么爱吃鸡蛋的女儿，吃得这么津津有味，我决定回家下厨试做五香茶叶蛋。

回来之后我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鸡蛋和各种香料，没有借助度娘，凭着姐姐传授的经验，自信满满地下厨了。

我把洗好的鸡蛋放入砂锅，加水（没过鸡蛋的水量），加生抽、老抽、盐、味精、红茶包、八角、茴香、桂皮等大火炖煮，十五分钟后，砂锅里的鸡蛋伴随着沸腾的水跳跃着，那充满节奏感的音律伴随着缭绕的水蒸气散发出让人垂涎的香味，它不仅打开了我的味蕾，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阀门。

五香茶叶蛋留给我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我读叶圣陶的文章——《深夜的食品》，先生笔下那些深夜挑售食品小贩们沙哑的叫卖声，让人读起来有种颤颤地，寂寂地凄凉。

后来在南京求学的日子里，我第一次品尝到五香茶叶蛋。那是一个摆在学校门口对面的小摊，守摊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奶奶，小摊陈设极其简单，一张小

方桌，四条塑料小板凳，几只小得只能装下五香茶叶蛋的味碟。一只烧着煤球的蜂窝炉上炖着一口古铜色的大砂锅。大砂锅从早到晚冒着扑鼻的香气，老奶奶专注地握着小铁勺不停地给锅里的五香茶叶蛋翻着身子，生怕漏翻一只。还时不时舀起锅里的卤汁往五香茶叶蛋上淋一淋，卤汁顺着爬满裂缝的蛋壳流向另外一只，最终都被浸入了茶叶蛋的体内，这样煮出来的五香蛋才真正地入味，吃起来让人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我和同学一下晚自习就迫不及待地跑向老奶奶的摊前，通常三五个下肚，还觉得不过瘾。奶奶知道我们饿坏了，怕吃得急烫着，时常提前把蛋壳剥去，将剥好的五香茶叶蛋放入味碟内等着我们……

我是老奶奶忠实的食客，不仅是因为她的手艺佳，煮出来的五香茶叶蛋口味好，更是她那乐观、坚强的生活态度打动着。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本应儿孙绕膝，在家安享天伦之乐。可是眼前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历经各种生活磨难，为家人生计，为给脑瘫的儿子挣点医药费，依然面带微笑、风雨无阻地守着她的小摊，她专注地煮着每一枚五香茶叶蛋，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前来的食客。瑟瑟寒风中，老奶奶守着一炉的希望与温暖。那色泽饱满、唇齿留香的五香茶叶蛋也成了我记忆中最难忘的美味。